

淵

穎

集

一



淵
穎
集
二



淵
穎
集
三



淵

穎

集

四



淵
穎
集
五



淵
穎
集
六



叢書集成初編

淵 穎 集 六冊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 本：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

統 一 書 號：一 七 〇 一 八 · 一 五 一

此據金華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淵穎集序

淵穎先生。生有元之季年。不躋中壽。身未試一官。聲志以歿。後之論者。罔弗痛悼。以謂造物忌才。自古然也。顧先生以天挺異稟。博極羣書。生平著述。閎深富贍。在元人中。屹然實爲大宗。惜全集世不多覩。無從購求。茲獲先生詩集十二卷。亟爲彙行。以廣其傳。竊嘗論先生之詩。地負海涵。縱橫排募。允足方駕揭虞。並軌范楊。而漁洋山人論詩絕句。則僅稱其歌行。意謂堪與鐵崖追配。實則先生之詩之妙。固不盡乎此也。惟恃其逸足。往往以馳騁自豪。或未免士衡才多之患。要其鴻裁卓識。凌跨一代。後有作者。莫之能先矣。先生姓吳。字立夫。集以淵穎名者。蓋從門人之私諡云。光緒元年秋九月。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紫藤僊館。

原序

世之爲士者。貴於立言。然言不可以徒立也。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。雖或未遑竭其終始。而具釋全書。所以發越其光品。而疏通其晦塞者。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。而功不旣多矣乎。漢魏以來。藝文之流。伸其獨見。而成一家言者。亡慮數百。原其所志。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。奈何俗學紛紜。而莫之有定。驚高遠者。涉恍惚而談元虛。尙靡麗者。騁浮辭而矜縹緲。譬諸金貝珊瑚。木雖火齊。可珍之物。出橐而分葩。升槃而回縈。非不煇煇可觀也。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。飢焉弗能爲之食。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。曾何如哉。嗚呼。弊也久矣。金華侍講黃公潛。以文辭冠于一代。藏諸金匱。勒於樂石。旣已播厥中外。旣又出其緒餘。隨筆志之。號曰日損齋筆記。凡經史奧旨。昧者顯之。譌者訂之。雖優柔不迫。而難決之疑。久蔽之惑。皆渙然而冰釋。其據孔氏之傳。而以八卦爲河圖。辨僧瑩之妄。而知熙陵爲仁君。此尤超然自得之見。揆之於用。殆猶布之與帛。菽之與粟者歟。奇異可珍之物。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。非攬之於至博。而約之於至精者。不可以與於此歟。昔者宋景文公祁。嘗著筆記一編。以釋俗考古。雜說析爲三門。而上虞李術。指其瑕癥者七條。近代紫陽方公回。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。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。二公素稱該洽。而

其所失有如斯者。無他。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。嗚呼。必若公之此書。然後庶幾無遺憾哉。所可惜者。公之胷中所存。宜不止此。而耄年之加厄。於求文者之膠葛。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。雖然。味滄海者。一滴而知鹹。采鄧林者。一章而知材。苟能因公之所嘗言。而推見其所不言。斯可謂善學者已。濂從公游者最久。既受此編以歸。迺私序卷端。冀諸篋衍。而擇善學者授焉。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。門人同郡宋濂謹序。

王序

太上有立德。其次有立功。其次有立言。三者不同。苟有一焉。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。而無愧於爲人矣。自世之言者。陋文章之習。而高德行之士。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。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。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。古之聖人。德修於身矣。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。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。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。天下盡乎人矣。吾身可以及之。後世非止乎今也。吾身烏得而及之。是則吾德之所被。而吾功之所樹者。亦斬矣。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。皆有以及焉。則立言其可少哉。六經。聖人之文也。所以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萬世開太平者。非細故矣。由是以降。苟非申、韓之刑名。管、商之功利。儀、秦之捭闔。孫、吳之陰謀。楊、朱、墨、翟、老、莊、釋氏之淫辭邪說。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。其於人心世教。豈盡無所裨益哉。翰嘗讀賈誼、董仲舒之文。而恨當世不能盡用。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。又嘆時人少有知者。以爲豪傑之不遇。大率如斯。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。而深爲有國者惜之。今南北混一以來。朝廷太平之治。垂及百年。仁恩福澤。結在人心。而紀綱法度。寢不能無弛。先生當延祐天歷之間。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。其擬諭日本書。蓋其十八時所作也。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。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。逮今十有餘

年執政者。縈而正之。往往多如其說。先生析辭指事。援筆頃刻數百言。馳騁上下。要不失乎正。雖處山林。未嘗忘情天下。使其在官。守言責之列。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。爲吾君吾相言之。當不止是也。而先生命不與時偶。器不求人售。素又羸弱多疾。未中歲而早卒。今之著於篇者。殆猶未盡其蘊也。初。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。先生師法。爲學者所宗。知名之士。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。皆出其門。晚得先生。尤奇其才。而以斯文望焉。先生貌寢陋。言語若不出諸口。而敏悟過人。得於天性。少嘗從族父幼敏家。竊取書觀之。族父知而叩之。靡不成誦。博聞強記。與之游者。皆自以爲不及。會有司舉進士。遂以春秋中鄉試。北至燕。東浮於海。好爲瓊奇雄偉之觀。見人固守章句。意頗陋之。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。爲何如哉。惜其學不見於用。而世之知者鮮也。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。迺彙次其詩文。爲集若干卷。俾翰爲之序。烏乎。翰昔受教於先生。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。期以立乎天地之間。無愧於爲人焉耳。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。故論而序之。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。先生諱棗。字立夫。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。門人胡翰謹序。

人之所以成名者三。曰道德。文章。技藝。皆不可以無師。道德以爲之根幹。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。生而知之者。問世或出。人不能皆也。苟無師焉。如矢之無弓。如汲之無綆。如醫之無方。如車之無御。如越人之燕。而無爲之導。矢無弓。雖見而不能造。汲無綆。雖欲而不能得。醫無方。雖知病而不能療。車無御。雖有

馬而不能用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。則不阻於江河。必迷於岐路。雖抗其心神。羸其筋骨。終不能以徑達。故器備矣。必諧之以律呂。然後可以成聲音。物有矣。必將之以禮樂。然後可以致鬼神。兵足矣。必律之以曲制。然後可以平邦國。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。與犧象不異。而不可以盛酒。未嘗由乎鈞陶也。削木爲弓而漆之。與彤垓不異。而不可以穿革。未嘗由乎槩括也。人之欲成名。而無帥焉。亦是之類矣。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。皆不如古。及見宋君景濂。而心服之。嘗爲敍其文集。以命後進。又每慨嘆輿圖之廣。生養休息。非一二世。何太平遺老就盡。漢乎無有繼者。而天獨私於宋君也。及今年。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。予一讀而駭。再讀而敬。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。融融漾漾。不知其旨之樂之。詠之。歎之也。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。有自來也。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。公輸子之巧。不以規矩。不能成方圓。師曠之聰。不以六律。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。不以仁政。不能平治天下。唐柳子謂今之世。不聞有師。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。而各里其里。無事不相來往。不及見吳先生。今得偶宋君於羈旅。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。乃知潮河之東。以文章鳴於世者。無時而乏。故竊自慶而爲之序。具陳其不可無師之說。庶有裨於後來者哉。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。前進士青田劉基序。

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。其巔絕峻拔之形。瑰詭雄峙之狀。金華北山不能過也。故其氣之清淑靈秀。蜿蜒磅礴。而鍾爲名世文儒者。固宜有之。若存雅先生方公。翰林待制柳公。則其人也。最後深憂先生吳君

立夫出焉。立夫氣稟尤異。負絕倫之才。自其少時。讀書記數千百言。下筆爲文。如雲興水湧。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。故方公以孫女妻之。而且盡傳其學焉。凡天文地理。井田兵術。禮樂刑政。陰陽律歷。下至氏族方技。釋老異端之書。靡不窮考。含其英咀其華。於經史之學。益研精究其指歸。故發爲議論文章。滔滔汨汨。一瀉千里。如長川大山之宗。夫海嶽也。如千兵萬馬。啣枚疾馳。而不聞其聲也。嗚呼壯哉。他人恆苦其淺陋。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。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。而能若是耶。惜其蚤世。莫得少見於時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。遂隱居講學。從遊甚衆。凡經指授。悉有可觀。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。而卓乎不可及矣。嗟夫。彼其僥倖一官。乘時射利。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。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。馳騁於司馬子長。劉向揚雄之間者。是渠孰爲失得哉。必有能辨之者。今門人高弟宋君景濂。不忘其師。子雲之侯芭。昌黎之李漢也。收拾遺文若干卷。徵予序引。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。然玉韞石輝。珠藏川媚。異時僊華山下。有光燭天者。必遺文所在也。尙何患其不傳哉。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。東陽胡助謹序。

文章不朽。自古爲難。其地各殊。其文亦別。有廊廟之文。有山林之文。廊廟之文多頌言。山林之文多逸體。二者工拙互有不同。要如秦越之分途矣。若夫身在山林。心存廊廟者。耳之所感。目之所遇。苟關於治亂興亡出處進退之大。必於文乎發之。雖一技一物。可規可諷者。亦必借以盡洩其胸中之蘊。而一歸於粹正。若是者。則爲持世之文。文至足以持世。乃可垂不朽而無難。顧論者或曰。其人其文。大抵皆不得志於

時者之爲耳。憤而傷激。何如婉而多風。予竊以爲不然。蓋其人具卓犖之姿。亦既生不逢時。自不屑婢媵雷同。與世俯仰。故其文氣體恣肆。音節悲壯。起衰式靡。厥功偉焉。君子既嘉其志潔而行高。而又未嘗不傷其命之窮也。元處士浦江吳淵穎先生。負奇才。慨然思有所建白。而不得遂。遂隱居著述。以自娛。有文集十二卷。行世。後之讀其詞者。見其風華足以被蓁蕪。敷贍足以飫虛枵。宏放足以震聾瞽。以爲文之不朽在是。而不知其上下古今。發揮經傳。取材富而寓意微。要以扶植世風。闡揚聖教爲己任。至於吳妖楚豔。春思秋悲。不令有纖毫犯其筆端。雖光焰萬丈。不知較之古人爲何如。然其命意之正。選詞之粹。求之傳集中。正未易一二覩也。歲己亥。家姪武沂都門旋里。因取先生集。相與校勘箋釋。凡兩閱寒暑而成。竊嘆先生以如是之才。膺如是之遇。又不幸早世。弗克一展其學。才人不遇。今古類然。然以先生高蹈明決。若此。宜其簡棄一切。乃猶汲汲爲世道人心計。不徒效夫放曠者所爲。則又今古才人之不必盡然者也。先生之文之所以不朽者。其在是乎。其在是乎。嗚呼。吾嘗讀漢司馬長卿傳。非不文采爛然。綺奧可喜。然而曲終奏雅。揚子譏之。及讀揚子法言。乃盛稱莽功德何哉。後之譏今。亦猶今之譏昔矣。吾蓋因先生之文。益想見先生之爲人也。惜乎家鮮藏書。實加譴陋。搜羅未備。考訂未精。姑闕疑焉。以俟博雅之君子。康熙歲次辛丑三月。錫山王邦采書於重陽閣。

碑文

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。以精深玄懿之學。發沈雄奇絕之文。闔陰關陽。出神入鬼。縱橫變化。其妙難名。生雖弗克顯融。以伸其志。既沒而言立。浩浩穰穰。其書滿家。信一代之偉人。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。先生諱萊。字立夫。姓吳氏。其先毗陵人。一遷於番。再遷於睦。三遷婺浦江之新田。唐乾寧初。有諱公養者。又遷縣西之吳溪。實德政鄉尊仁里也。高祖諱聞。贈中奉大夫。福建道宣慰使護軍。追封渤海郡公。妣盛氏。追封渤海郡夫人。曾祖諱蕃。累贈資善大夫。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。追封渤海郡公。妣沈氏。追封渤海郡夫人。祖諱伯紹。累贈翰林學士承旨。榮祿大夫。柱國。追封渤海國公。妣金氏。追封渤海國夫人。父諱直方。集賢大學士。榮祿大夫。致仕。妣盛氏。初。盛夫人懷娠。始七月。翰林公夢西域神人。飛空而來。直止夫人之寢。心異之。越翼日。先生遂生。因名曰來。夫人頗知書。年四歲。授以孝經。論語。春秋。穀梁傳。隨口成誦。七歲。善屬文。有奴僕命騷之言。巖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。曰。此邦家材也。取南山有臺詩中語。更今名。族父幼敏家。素多書。先生時出與羣童。私挾一編以歸。盡夜讀竟。又復往易。或以聞於幼敏。迫而觀之。乃班固漢史也。幼敏指谷永杜鄴傳。謂曰。爾竊觀吾書。能記是。當不爾責。先生琅然誦之。至終篇。一字